



王卫民

山野里的清新和恬静，排遣久坐书斋的困倦，折一枝白头翁花，虽然闻不出花的芬芳，却把季节的美烙在心坎。在桃月、嘉月、辰月等形象赞美中，我怎么也找不到关于连翘花的描述或有什么别称，为这，我有些小愤愤了。

对这种植物的熟悉和了解，是小时候体弱多病，每遇伤寒感冒，母亲跪着小脚去了屋后的山坡拽一把连翘，撮一把荆芥，小小土瓦屋就弥漫着浓浓的药味。结着烟轴子的药锅，熬药久了，沿子上结着一道一道的药痂，谁知道熬过多少苦水才有这遑遑。母亲把小碗药汤端过来时，我十分夸张地满脸苦色，故作艰难状，母亲捏着我鼻子，我才一口气喘了。其实并不怎么苦，淡淡的青草味，浅黄带红，微微的苦，和后来喝金骏眉的头道汤差不离。母亲给我蒙上被子，不大一会儿我就出汗了。一身汗过后轻松了许多，要不了一个后晌，一场冒风就缓过来。从那时我知道一种药叫“连翘”，再到坡上去就记着了连翘瘦长的枝条细小的叶，青褐色的药果。乡邻们从山上将回来晒干后，去集镇卖给供销社或药材站，点钞时苦焦的脸上有了喜色。

后来的日子，总要回故乡我总是到屋后的林子找一丛连翘，坐在茅草上，看着小山村上空的缕缕炊烟，在几分缥缈的雾岚里听乡邻犁地吆牛的“嘚嘚”

或“驾驾”声。煮饭的香气传过来很馋人，园子里的萝卜、林下的韭菜、枯树上的木耳。至于“农残留”或那个妖妃般名字的“苏丹红”“二恶英”都是后来的名词了。从坡上回来，总少不了用细藤条编一个圈，插上蓝紫荆、白铁黎、野海棠和一些叫不上名的花，插着插着，把一个当帽子戴的藤圈儿插得有小笼子一般大小，像葫芦蜂的蜂窝，被我戴在头上，一进门，母亲就笑了，她能说出花的名字，其中就有灿灿的连翘花，母亲说，有些可惜，连翘就在这花枝上。

父母作古这些年，我也不大回去，没有父母的故乡少了牵挂，没有人再叫我的乳名，少了温暖。土瓦屋在一场暴雨中坍塌，再去坡上林子了，心情郁郁地坐半天。那天，又去了林子，松针茅草地，散发着浓浓的味儿，很亲切，就是儿时的家乡泥土气。春天的太阳透过林子照下来，细碎而温暖。曾经的油菜坡，有几坨零零碎碎的油菜花在野地里显得可怜兮兮。目光挪过，是偌大连片绽放的连翘花，耀眼的灿黄映着山野，向着远处蔓延。要不是汽车鱼贯而行，把家乡水泥路堵得略显有点窄的话，我真忘了这天是家乡连翘花节开幕式。

村子热闹了。一树红桃花，一畦春韭都会使城市来的人惊艳不已，穿红戴绿拍照、合影，扭前扭后摆着姿势。对

乡邻而言，觉得有点儿滑稽了，桃红柳绿年年岁岁皆如此，只是今天人们日子过好了，才这样感到新奇。身在他乡的游子这天也回来了，为这块土地助力，把浓浓的乡愁用行动化作一抔土，为原乡培根。要把小连翘做成一桩大事，乡邻无不欢欣鼓舞。人头攒动的开幕式就在当年的供销社门口，这是多么神奇的人群中穿过，走进林舍阡陌，望着蔚蓝的天空，似乎在觅寻着什么。斜坡人家或是临河而居的人家，粉墙红瓦，却没有几个人的影子。“叮当”的牛铃，悠悠牧笛，清脆的风箱声成为记忆。石碾子的吱呀声没有了，连碾碾子都被埋进水坑。这时，有小车拖着屁烟在一家门口停了下来，原来是这家主人回来了，我自责着自己的矫情。走过阡陌，跳过埂堤，我想寻找儿时来过的地方，裤腿衣角挂着黄黄的花粉。

大概是读初中的时候，随学校到过这里的水库工地，住在人家的祠堂里，每天夜里顽皮的老鼠从屋梁下来偷吃我放在枕边的炒面。几百年的祠堂，夜里老鼠磨牙的时候像有人拉大锯，锯屋梁，幸亏和同学打通铺，要是我一个人，可能会吓死。第二天到工地上就忘了

夜里的恐惧，歌声、笑声、打夯的号子声，是多么美好的青春记忆。眼下，老祠堂不见了，水库大坝消失了，连影子也看不出来，这里成了成片连翘花的海洋。进入峡谷的地方叫东沟，山坡、沟畔台前人工栽植的连翘和崖畔野生连翘混生成片，空中淡黄色的光晕使一条峡谷绚烂而美妙。我的同桌就是峡谷口人，他上学时就伶俐，学得摄影手艺，在彩色打卡步道上拦下我，非要拍照，我再三婉拒，说，连翘花的流韵与底色那么美，还需人来陪衬？悖论调侃引来一阵哄笑，笑声久久回荡在崇山峻岭，山野不再寂寥。

峡谷里蜿蜒的小道通向很远的地方。从沟梁上蹿过来煦煦的山风，拂动着萋萋枯叶一阵窸窣，鸟儿在林中啾啾，连翘花在风中摇曳，从沟底到坡梁，气势磅礴的连翘花儿黄，浸染山野直到天际。溪水潺潺地低吟浅唱，花枝招展的花仙子推介直播，春天的约定画卷在这一刻定格了。许多年后，必将有新的故事在这里发生，或是轰动地，也许是微不足道。但这一天美丽的故事已经被这里的一草一木刻进了年轮。沙泥土里，到过这里人的足迹不会消失，只是变成另一种形式存在。可以肯定地说，哪个来过这里的作家日记中绝对都有这一天的小段记载。

洛源散记

邹小芳

某个午后，山野的清风把我领进了一个叫洛源的地方。

镇子很小，一眼望得见它的尽头。不逢集，街道冷清了些。在小摊点见到有卖苦荞凉粉、洋芋糍粑，各吃一碗还不尽兴，摊主乐了，难碰这样的顾客。洛源的糍粑，苦荞凉粉，以后大概会念念不忘了。洛源的豆腐干、豆腐皮都是绝对的地方味，摊主叮嘱我一定要带回去品尝，不然就白来一趟洛源了。

洛河源头龙潭也是值得一看。洛源人热情介绍，我们挥手道别，相视一笑，心里暖暖的，像这午后的阳光。沿着洛河西上，风把沥青路擦得纤尘不染，车子在飞驰，心却跳出了车窗外。道旁草木葳蕤，更加蓬勃了。田野里的油菜籽，是急于挣脱襁褓的婴儿吧，你拥我挤地探出了小脑袋。坡坎上的小麦，酣睡在灌浆的梦境中，等待谷鸟的唤醒。风送来槐花的清香，空气都是甜的。节令来山里，步子终究是慢了，这不，刚刚采摘的香椿，平躺在竹筐

里，散发着春天的味道！还有一些储藏的山核桃、干菜、小豆，一群山妇蹲在小路的树荫下，热情地叫卖。

路的尽头就是沟了，去龙潭，要在乱石岗里穿行二余里。路程不算长，就欣然前进了。河床上的石头呢，或立或蹲，或卧或躺。有呈奔跑的姿势，有露酣睡的情态。有的棱角分明，个性张扬；有的敦实朴拙，含蓄深沉。颜色呢，乳白的居多，有灰、黄夹杂其间，还有一块深灰色花纹图案的，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极了一只大乌龟，简直是鬼斧神工。淙淙溪流在石与石之间迂回百折、清扬激越。这时，把自个儿身体妥妥安放在一块大石上，看云卷云舒，听流水梵音，真应了那句“偷得浮生半日闲，人间至味是清欢”。

钻进树林子，自己就变成蜜蜂、蝴蝶了，只顾追着花。有挂在枝头的，很招摇；有攀着藤蔓的，谨小慎微；有匍匐在地上的，十分谦卑。颜色呢，啥样儿都有，钛白、曙红、藤黄……有一嘟嘴一嘟

嘴紫茂的，我独爱那一朵两朵伶仃的，有留白的意境。有的花瓣薄如蝉翼，有的柔如绒毛。叫不上一朵花的名字，它们不需要人类假意认领或呵护，一样开放，一样凋零，一样芬芳。如果恰巧有一只勤快的野蜂正专注地在花瓣间采蜜，或是一只小飞虫慵懒得躺在花瓣上睡午觉，赶紧用手机定格这动人的瞬间。

树在山野无拘无束，肆意疯长，俯仰生姿。有的笔直挺立，有的弯曲如弓，有向蓝天伸展，有向大地蔓延。不像城市的景观树，全按照人的审美标准百般雕琢。碰到三棵抱团而生，是相相爱三口之家呢。还有盘曲卧龙的老树，不用修剪一枝一丫，直接拿回去做盆景，特别有观赏的价值。

一路走走停停，不觉间到龙潭。一抬眼，一袭瀑布从峭壁缺口直泻而下，势如奔马，玉珠飞溅，细浪翻腾，煞是壮观。踩着铺满苔藓的石皮，攀着岩缝伸出的树枝，一点点挪着身子向龙潭靠近，爬上一块巨石，龙潭就在脚下了。

潭深丈余，水无清冽，绿波回旋。探身下去，触摸水的肌肤，清凉、滑润，落水汤汤，奔流不息，皆由此而来，心中即生“长流的水必有源，繁茂的树必有根”的感慨。人，无论走得有多远，不可忘了根本。坐在石头上，绿荫合环，金洞透林，流泉飞瀑，百鸟鸣音，逃离了小城车来人往的喧嚣，家里柴米油盐的琐碎，单位上尔虞我诈的争斗，社会上人情礼往的纠结，身心劳顿、俗世困扰不翼而飞，能以清静之地还清净之心，何等幸运！

日影渐渐西斜，山鸟开始归林，龙潭四周的美景也变得幽暗、模糊，有寒凉之气包围而来，这才恋恋不舍告辞。有挖草药的山农背着背篓，哼着山歌，从崎岖的山道下来。他指着龙潭左侧的一架云梯道：上面还有更美的景哩！高山草甸、石海、杜鹃花……

这说的大概就是草链岭吧！不能登临，稍稍遗憾。记之。

一只叫刁顺子的蚂蚁

——读陈彦小说《装台》有感

陈 静

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看完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数次出现的蚂蚁。第一次出现蚂蚁是素芬刚到顺子家的一天晚上，她觉得浑身痒，还以为是有虱子，刁顺子打开灯才发现是蚂蚁搬家。作者很详细地作了描写：“这些小家伙，多数都用两个前腿，托举着自己身体笨重得多的东西，往前跑着。”当时，顺子说，“都可怜，还不都是为了一口吃的，在世上奔命哩。”

第二次，是顺子在《金秋田野颂歌》演出装台时，在塬上休息的间隙见到蚂蚁搬家。看到蚂蚁奋力地托举比自己大几倍的重物，扛起来，跌下去，如此反复，死不丢弃。素芬说，“何必这么，扛不

动要硬扛。”顺子说，“也许家里还有几张嘴等着呢，不扛能行吗？”

第三次是顺子在春节前后，养女韩梅、爱人蔡素芬、亲生女儿刁菊花相继离开，经历了舞台上演狗失败后，心里备受打击，产生了“退休”的心思，在此期间，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蚂蚁。作者用大量的篇幅描写顺子变成蚂蚁之后和同伴相处、一起搬家、受伤的情景。

第四次便是顺子收留了周桂荣和丽丽，女儿菊花气得掀翻花盆。仿佛又回到了书的开头，素芬刚进顺子家的时候，只是这时候的顺子面对菊花已经没有了怯懦，而是“那是一种很肯

定地点头，肯定地没有留出丝毫商量的缝隙。”这天晚上，顺子给搬家的蚂蚁撒了芝麻、米粒。他认真地看蚂蚁搬家，觉得“它们行进得很自尊、很庄严，尤其是很坚定”。

不管是“为了一口吃的，在世上奔命哩”，还是“不扛能行吗”，或者是“行进得很自尊、很庄严，尤其是很坚定”。这些搬家场景的描写和感慨，看似在说蚂蚁，其实也是在说顺子。越往后看越觉得，顺子就是蚂蚁，总是肩负着沉重的压力，苦苦奋斗。

一次蚂蚁出场，顺子的态度都极尽悲悯，那种悲悯和作者向来对底层人物的悲悯一脉相承。

顺子对蚂蚁的悲悯是他对弱小的同情，也是他对和自己一样渺小、身处底层却坚韧、努力的人的共情。

作者对底层人物的刻画一如既往的精彩。现实中，底层人物就像书中塑造的顺子那样，即使苦苦奋斗，他们的能力、他们的境遇，也不可能使他们突然抖起来、阔起来、炫起来，即使如此，他们依然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性与耐力。



驻村的日子总是忙碌，从村子到住处大概五六里地，去年冬至今春，慵懒的身体一直都是在匆忙中来往。不知不觉间，四月已从细碎的光阴中款款走来。

清晨，当我再次驾车从住处到村子的時候，被眼前这个满目葱茏的田园风光陶醉。沿着通村水泥路缓缓前行，目及之处皆充满了诗情画意。我再也按捺不住赏春的心情，于是停下车，端详起这个四月里群山环抱下的小村庄的美丽容颜。

漫步在村道上，空气中夹杂着几丝沁人心脾的花香。趁着微风吹过，轻轻扬起脸，任丝丝轻柔慢慢吹拂，万般惬意的满足挂在了上扬的嘴角上。

放眼望去，河岸两边的几棵槐花开了，一串串洁白的花缀满枝丫，引得蜜蜂嗡嗡鸣叫。春光普照着山川河流，春风就像充满慈爱的巨手，抚摸着村庄里所有的树木和花草，将那绿莹莹的草木带进春色深处，圆润而成熟，犹如少妇般让人着迷。

郁郁葱葱的山坡上，有几簇野刺玫正在绽放着雪白的小花，为满山的绿意增添了别样的风情。路旁几处小苦菜，开出了淡淡的小黄花，在微风中轻轻地摇曳，恣意展示着它独特的自然美。当地人说这叫“满脸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植物名称，感觉特有趣，很喜欢。

河边几嫩绿的小草一丛丛，红的、黄的、紫的、白的……像眼睛，像星星，在阳光下泛着金光。河道边的柳树变得深沉起来，不再风骚曼舞，只是静静地站在河边照着镜子，顾影自怜。鸟儿们在枝头叽叽喳喳地说着情话，欢快地飞来飞去。

四月的乡村草长莺飞，风轻云淡，果实正在茁壮生长。那村舍、场畔边的樱桃早已由一颗颗绿宝石变成了淡黄色。桃花、杏花早已谢幕，浓绿的叶子恣意伸展。树上枝头大的小绿果在阳光的照耀下不时探出头来窥探着世界。嫩绿的豌豆角密密地挂着，有的豌豆花还正在娇艳，几只小蝴蝶在上面戏耍……不得不感叹，造物主把人间四月的大地装扮得如此多彩多姿。

田野是属于农民的日子，他们把岁月变成土地，在自家门前耕种属于自己的庄稼和作物。他们把地里的杂草清除得干干净净，有的种着药材，有的种着蔬菜，有的种着其他作物。油菜已经褪去灿烂的黄花，长出了一爪爪饱满的油菜籽，密密麻麻地缀在枝头上。那一块块绿油油的麦子，挺直着腰身，整齐地伸出了头，尽情地吸收着阳光雨露。洋芋苗已铺满地面，宽阔的叶子焕发着生命的灿烂。

田野，一大片紫色的花儿娇艳欲滴，我好奇地蹲下身子欣赏起来。是谁家种的花儿呢，岂不糟蹋了土地？一位约60岁的农者手持锄头，正蹲在地边歇息，也许，他看见我在疑惑，便微笑着说：“这是白及，一种药材。”他随即转过身用手指着：“这块是苍术，那块是黄姜，这是连翘，你看对面那一大片也是药材，现在正雇人锄草呢……”随农者所指方向望去，10多人并作一排，蹲在地里不停地蠕动着，身影像极了早些年生产队劳作的情形。我一边痴痴地听着农人介绍，一边“哦、哦”地回应着，沉醉在这四月充满希望的季节里。

不难看出，乡村正沐浴着时代的春风春雨，产业调整，药材种植已经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撑。这一块块药材，无不寄托着新时代农村经济的蓬勃生机。人勤地不懒，无论是种药材，还是种庄稼，或是种瓜种豆，村民们都用虔诚的态度侍奉着土地，用汗水浇灌着庄稼，用稳健的脚步追赶着季节。

走进农家小院，石桌上的一壶刚刚刚好的山阳延坪茶散发着初春的清芬，茶香久久地浸润着我。一位目光灼灼的农者，正悠闲自得地喝着茶，喝着人生的千般滋味。

经过村庄，多数年轻人外出打工，唯有老人看家护院，小黄狗做伴，偶尔的吠声会打破小村的宁静。在村子走走，总会有一声：“你是哪里的，吃饭了吗？到家坐坐。”这些简单的问候，足以安慰日子的孤寂，抚慰心中的些许彷徨。再次眺望这个群山环抱下的小村庄，掩映在树林里的小洋楼，望着田埂上一块块平整的土地，心里油然而多了自己整天车来车去的指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青山绿水的村庄养育了一代代南沟人。这里朴实的人、淳朴的民风和被温暖着的土地也正不离不弃地陪伴着村民走在春天的道路上。

